

食物有試吃

東西有試用

靚幻論 好書不怕比較

搶先試閱讓你不再踩地雷

音森森之三

惡鬼樓

答菁^著

是誰在暗夜啜泣？



「嘎……沙……嗚嗚……」

藍臻臻睜開眼睛時，有幾秒的時間不認得自己在哪裡，她撐起身子，困惑的環顧四周，燈開這麼亮是要怎麼睡啊？甩甩頭，趴著回身半圈，看見坐在門後的莫禪。

啊！死妹控……對對對，他們跟著那些家暴婦女來到緊急庇護所了，竟睡昏頭了她！

輕擊前額，偷看著莫禪，他也早睡去了，低垂著頭看上去真是平和，不管什麼角度都好看的五官睡著時真是迷人的令人心動，比醒著時討喜太多了。

怪了，他幹麼不到床上來睡？藍臻臻坐了起來，發現自己躺著的位置忍不住吐舌，原來是她佔了他的床位喔？這傢伙也真奇怪，挖她起來或把她拖到她床位不就好了，幹麼可憐兮兮的隻身坐在那邊，這樣會讓她小愧疚耶。

撫著肚子，她晚餐時喝太多酒了，導致現在想上廁所……唉唷，為什麼偏偏他們這間馬桶壞了呢？

扭著腳，想起這附近有不少孤魂野鬼，她戴妥護身符，從包包裡拿出刻有咒語的手電筒，之前梁都希都把它當常備品，大力推薦這玩意遇鬼超有用的，所以這次她也跟曉愛申請了。

抽過被子，輕柔地覆上莫禪的身體，他根本沒醒，明明也很累，真是個愛逞強的傢伙！

冤有頭債有主啊，今天我們只是暫住而已，藍臻臻在心裡默念著，緩緩打開房門，門板上的燈依然亮著，前庭光明無亡者，她小心翼翼的步出，最近的廁所在隔壁，尚在燈的範圍

內，但她還是打開自己的手電筒，以防萬一。

廁所的位置在B棟樓梯旁，這是史上最艱辛的如廁時光，她拿著咒語手電筒將整間廁所都照了一次，全身每根汗毛都是直豎的狀況下，總算解決完畢。

「嗚……」才走出洗手間，她就聽見了啜泣聲，「嗚……嗚……」

藍臻臻忍不住轉向B棟，聲音是從那邊來的，離她很近……那間住了誰？她不知道名單，但聽得出聲音的主人很難受。

「嗚啊……嗚嗚嗚……」這是強忍著不哭出來的聲音，怕吵到大家似的悲涼，藍臻臻猶豫著，重重嘆一口氣，還是走了過去。

到底是誰在哭？晚上喝太多勾起情緒了嗎？她小心翼翼的靠著牆走，前面有一段路的走廊中間居然有破洞，往下可以看見二樓，超誇張的。

咦？穿著拖鞋的她覺得有點怪，她踩到什麼了嗎？藍臻臻手電筒往腳下照去，她今天穿著旅館帶回來的純白紙拖鞋，現在鞋面卻染了紅。

藍臻臻詫異地照著走過來的路徑，竟是一個又一個的紅色鞋印！

她沒受傷，這是哪裡踩到的？雞皮疙瘩開始立起，她停下步伐，現在只要回頭，筆直往房間衝就好了，這裡還可以看見房間的燈光……但是，她現在不敢回頭了啊！

「嗚嗚……好痛！我好痛！」就在眼前的哭聲傳來，她離門口就剩兩步了，但是她現在懷疑在哭的是她認識的「人」嗎？

死妹控……醒一醒，你知不知道我出來了啊？！

藍臻臻忍不住微顫，她現在進退兩難，不想往前也不敢回頭，她覺得回頭絕對會見到什麼……要賭嗎？先拿手電筒回身照去，然後直接衝回房間？還是……

徬徨的眼神留意到有小縫隙的地板……在二樓，竟有個人瞪大明亮的雙眼，仰頭透過那洞看著她。

那樣的縫隙瞧不清全貌，但是那雙眼在黑暗中實在太白太亮，而且從未眨眼的直視著她，瞧得她毛骨悚然。

「放我走……求求妳！」微弱痛苦的聲音從近在咫尺的房間裡傳來，泣不成聲。該死，藍臻臻緊張的吐息，白煙冒出，幾乎再呼口氣就能結冰了。

她不該過來的。

貼在牆上的她深吸了一口氣，往前直視，曾幾何時，走廊的遠端站了好幾個瑟縮的身影，尤其聚集在C棟，與他們房間類似的凹入角落裡。

「啊啊——啊——」駭人的尖叫聲突然響起，一個身影從她身邊的房間裡衝了出來。

啪！染血的手突然巴住門緣，藍臻臻嚇得拿手電筒往那隻手照去……鮮血幾乎染滿了那隻瘦弱的手，然後一個孱弱的身子倒了出來。

她不知道該說是女人還是女孩，她上身赤裸著，全身都在發抖，就她眼界所及根本體無完膚，處處皮開肉綻，鮮血還從那綻開的肉裡汨汨流出。

「救我……救我出去！」女人發著抖舉起手，朝向藍臻臻腳邊，「我真的好痛……好痛……」

藍臻臻看傻了，她無法確定這是不是現實，緊握著手電筒的她只能呆看著女人。

下一秒，女人倏地抬起頭，猙獰的朝她怒吼，「把光移走——」

面目全非的女人咆哮著，身上開始竄出火焚的煙，那是手電筒產生的效用——那不是人！

媽呀！她不顧一切的立刻回頭，但貼在她身後的是另一個連脖子都折斷的女人，這時候她哪管這麼多，手電筒當武器一揮，至少還很客氣的喊了聲「借過」。

十點鐘方向，房門前的燈還亮著，她要回去——哇啊！

藍臻臻不知道踩到什麼，腳底一滑，整個人重摔在地，往前滑了好幾公尺，雖說離房間更近了些，但是她希望用正常的方式回去好嗎！

疼得說不出話，但也知道應該要立刻站起來……藍臻臻下一秒就發現撐起身子的手沾滿了腥黏的液體，緊握著的手電筒照亮一地血紅，她人彷彿被浸在血池裡，坐在一大片血泊當中。

而放眼望去，整條B棟的走廊上竟像屍橫遍野，一具具女人的屍體倒在上面，最近的在她前方上頭三十公分處，藍臻臻仰起頭，看見倒吊在天花板的女人，身上滿是刀砍刀割的傷，一滴一滴的鮮血往下落，還能在她造成的血灘裡激出漣漪。

藍臻臻擰起眉，不能慌！她審慎的思考著，坐在走廊中間……天曉得現在屁股下的木板有多脆弱！

「救……救我……」倒吊的女孩開始旋轉，頭下腳上的她離藍臻臻非常近，轉過來的那張臉根本不成人形。

「救……」一時間，整條走廊的屍體都抬起頭了，吃力的舉高手，「好痛……救我……救我出去……」

藍臻臻平靜的看著往她這兒爬行的女人們，想趕緊離開，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她就動不了了。

「不要——求求你！求求你——」又是一陣驚恐尖叫，來自於樓上。

藍臻臻眼尾朝右上方看去，只見一個軀體被拋了出來，又瞬間被卡住，繩子圈著女人的頸子，一具一具從四樓陽台拋出，像骨牌一般，一個接一個，滿佈所有四樓外牆。

滴答滴答，血水如瀑，十幾具屍體同時流出血，滴水聲超響亮。

「救我們出去——」那些懸吊在半空中的所有女人都斷著頸子轉過來，「救我們出去！」

「我好痛！好痛好痛啊！」

動！她得動啊！手上的手電筒只照著一個方向，根本無法遏止她們逼近！藍臻臻眼睜睜瞪著一個五官都扭曲的女人爬過來，如果不是認出眼球，她還真看不出那是張臉，女人握住

了她的腳踝，不停地哀鳴。

冷靜，安芯教過她唸經文的，動不了沒關係，至少她意識還在——一股冰冷觸及她的後頸項，迫使她打了個寒顫，她可以感受到血滴入她的後背，冰冷的手跟著伸進她的背部。

「真的好痛……」黏膩的臉貼上她的臉頰，腐敗味直撲而來，「為什麼……嗚……為什麼……」

專心！藍臻臻闔上雙眼，為什麼該死的死妹控沒發現她不在！她開始專心一意的唸著心經，女人們的哭喊聲也逐漸變緩。

「不要唸了……住口住口！」

「救救我們，幫幫我們！我們都是一樣的不是嗎？」沒有吧？誰跟妳們一樣！

「我們知道有多痛，看看我們！我們明白妳身上的痛！」不想明白……等等誰跟妳一樣痛了啊！

「我聽見妳的哭泣了，所以我們來了，我們來——噫！」

這叫聲很是驚慌，原本扣著她身子的亡者瞬間抽回了手。

「來了——來了！」

藍臻臻睜開雙眼，看著所有亡者均回頭望向遙遠的一點鐘方向，驚恐不已，「來了來了！」

「他們來了！」

「我不要！我不要啊——」

啪——兩道大燈光突然自藍臻臻背後打亮，緊接著是一大片灑珠子聲，大珠小珠落玉盤，落在走廊上、掉進二樓，咚咚咚咚聲音清脆響亮。

這瞬間，藍臻臻覺得自己能動了……喝！

「聊天聊得很愉快嘛。」身後的男人悻悻然的說：「廁所明明在隔壁，妳還特地過來真有心啊。」

藍臻臻抬起頭，往後瞧，莫禪拿著兩個大手電筒睨著她，眼底盡是不爽。

「我動不了。」她難得示弱，一臉可憐兮兮。「拜託。」

嘖！莫禪萬分不耐煩，瞧她就這樣坐在走廊中間，也不知道這塊木板耐受力如何……

「妳喔！」他氣到有些說不出話來了。

鄰近的房門倏而打開，這次出現的是貨真價實的人，「怎麼回事？」陳育琳揪著披肩，一臉惶恐。

「藍臻臻跌倒，還弄斷了佛珠。」莫禪輕鬆的把所有錯都推到她頭上。

「對不起，是我不好，吵醒大家了。」藍臻臻甘願承受，因為真的是她搞砸的，要不是莫禪及時趕到，她現在不知道會怎樣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她好像沒有感受到殺氣？

莫禪穩住身子，試探著地板的堅固度後，由後頭攙過藍臻臻的腋下，急速的把她給拉起

來，直接往後拖去。

連站都站不穩的她，只能像被攙著似的拖行，然後莫禪圈住她的腰際，避免這傢伙又腳軟。

「我還以為出什麼事了。」隔壁的郭嘉怡也開門出來，困惑的彎身拾起門前的珠子，「這是什麼……」

莫禪穩住藍臻臻的重心，她勉強轉過身子，腦海裡還一片混沌，噁著嘴看向他，一臉委屈，緊接著頭往他肩頭一癱，累死她了。

「喂，重。」他意思意思的表達抗議。

「滿地都是血，從樓上吊死一整票的女人，ABCII棟的女兒牆外吊著滿滿的屍體，還有一個倒吊在我面前放血。」藍臻臻喃喃說著，「每個身上都是皮開肉綻，被打得不成人形……這裡以前是監獄嗎？還是什麼變態的地方？」

「一整票是多少？」莫禪低沉問著。

「幾十個，數不完……連走廊上都是，朝我爬過來，嚷著好痛，要我救她們離開。」藍臻臻沒忽略重要的句子，「還說她們懂我的痛，回應我的哭聲才出現的。」

「嗯，應該不是妳，她們誤會了。」

「然後……」藍臻臻頓了幾秒，突然回眸往剛剛亡者瞧的方向看去，「在你開燈前，她們尖叫，恐懼的尖叫，好像在害怕著什麼。」

莫禪擰眉，「我們比較需要害怕她們吧？幾十個亡者，感覺這裡像刑場一樣。」

「她們說來了，他們來了……」藍臻臻忽的正首，雙眼熠熠有光，「有人來了，足以讓她們害怕的人！」

鼻尖幾乎要貼著他，莫禪看著她堅定的眼神，猛然倒抽一口氣。

糟了！

他握著她的雙臂，把她挪到安全的地方站穩後，緊接著往房間的地方跑去，越過房門直奔A棟唯一能向上的樓梯；藍臻臻趁機檢視自己全身上下，哪有什麼鮮血，連腳上那雙拖鞋都還是雪白的。

無力的靠上牆，往左望去，醒來的人都好奇的撿起木佛珠把玩。

那是大串佛珠，剛剛應該情況緊急，所以莫禪才硬拆了兩串灑出來，每顆直徑都有兩公分大，這樣灑出去有點浪費。

「臻臻，妳沒事吧？」樓上傳來雷靖婕的聲音，看來郭嘉怡報告過了。

「沒事，放心！」她高聲回應，好像快把所有人吵起來了，彎身拾起莫禪落下的其中之一只手電筒，朝房間緩步走去。

四樓有幾間淺眠的也出了房門，詢問發生什麼事，涂天瑜一一安撫，藍臻臻回頭再次跟大家道歉，只想快點回房間——嗯？她倏地打直背脊，飛快地轉過身，驚恐看向遠方。

車燈照亮了黑夜，好幾台車由遠而近，簡直像個車隊，並且開始伴隨著刺耳的喇叭聲——

「有人來了！」莫禪的聲音從四樓傳來，「幾十輛車子，大家留意！」

「咦？有人來了？怎麼回事？」

涂天瑜瞬間臉色蒼白，往前跨了一大步，「把燈關掉，房間的燈全部關掉，等等不管發生什麼事，都不要回應！」

「來不及了！」莫禪在樓上咆哮著，「他們已經到門口了！」

他們？藍臻臻飛快地轉著腦子，想到早上在捷運站外被海口姨老公堵住逼問海口姨的下落，還說絕對不會放過帶走他老婆的人……

「不會吧……是老公們殺過來了？」

她簡直不敢相信，這裡不是緊急的庇護所嗎？為什麼施暴者能找到這裡來？！

本該讓人安心的緊急庇護所為何陰風慘慘、鬼影幢幢？在這裡徘徊不去的亡靈又有著什麼樣痛苦的過去？

華文暢銷天后 **苓菁** 「音森森」之三 **《惡鬼樓》**，5月17日揭曉駭人謎底！

更多消息和精采試閱請見新月家族網——<http://www.crescent.com.tw/>